

# 霍去病墓及其石刻的象征意义分析

Huo Qubing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His Stone Statue

文 / 祁自敏

古代王侯陵墓是中国伦理意识、道德观念、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浓缩，也是一项集建筑、园林、雕刻和绘画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工程。霍去病墓是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，陵区的大型雕刻表现出了与其时代相一致的雄厚、浑朴的气魄与风格，也体现了汉王朝的文化模式与风范。

从秦、汉时起，雕塑一般分为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两大类，而霍去病墓石雕群却独立于二者之外。由西汉少府属官“左司空”署内的石匠所雕凿的这批作品，树立了我国雕塑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。现代美学家对于它的评价是：深厚质朴，深沉博大。在中国的陵墓雕刻史上，霍去病墓石雕就像是一座突兀的山峰，就其技术性来讲，前无古例；就其艺术性而论，也是后无来者。

霍去病墓雕塑作品构想超凡、题材多样、意象博大、韵味宛若，墓的建造思想，也反映了西汉社会的强盛与积极进取的无畏精神，是西汉时代一座英雄的精神丰碑。后世虽也有以山形坟墓象征墓主人生前功绩的做法，但却没有此墓坟头那种岩石嶙峋、野兽出没、草木丛生的景象。陵园设计者匠心独具地为雕刻提供了一派近乎自然的背景，也把它们连成一个有主有从、或显或隐、气象壮阔、意境深邃的艺术境界。石刻艺术手法洗练，雕凿与勾勒并用，作品风格凝重刚健、恢弘含蓄、神全意足、浑若天成。

在众多雕刻中，马的形象最多，这源于马在汉王朝战事中的重要意义，另一方面，马也象征着国家与汉民族的精神气质。《马踏匈奴》突出表现了保卫国家统一的胜利者的雄姿，同时也给予败北的匈奴人施以深刻的讽刺。战马的矫健轩昂，庄重沉静，与仰卧地上的蜷缩的匈奴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风格上，它融写实与表意于一体，意境博大，端庄肃穆。在形式上，匈奴人的身躯恰好填充在马的腹下，不仅坚固了造型，增强了稳定感，在视觉上有浑然一体之感，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。《跃马》中的马虽作安息之态，但它昂首凝视前方，准备随时纵身而起的神态，也表现出出战环境中的特殊气氛。借砾石天然形态略加雕刻，鬼

斧神工，浑然天成。

《卧牛》形象庞大厚重，别具一种朴厚雄强之美。牛的性格温顺、反应迟钝，却有倔犟的癖性和强大的体力，卧而不眠，有着和战马类似的警觉张望的神情，是生活中不易看到的。从牛背上简单的线刻鞍鞯，便可领会牛的情性和这一形象所包含的深刻意义。

虎的形象在古代陵墓雕刻中很常见，但霍去病墓《卧虎》的单纯洗练、不故作威猛的表现手法却极为罕见。通过那咀嚼的嘴、锐利的目光、略略耸起的肩颈及微微收缩的前爪和卷向腰背尾巴等，微妙地刻画它的凶猛迅捷的天性。另外还有浑厚勇猛、伺机待发的《野猪》，显然，雕刻者极熟悉野猪的习性和形象，特意找取了一块棱角较多的，并与野猪体形相似的岩石来雕刻此作品。除其头部略加刻画外，身躯和四肢仅仅雕出大致的轮廓，即使如此，一只习惯伏卧在隐蔽处的野猪的神态已经毕现，尤其是两只小而锐利的眼睛，是很难在别的动物身上看到的。

《蟾》、《石鱼》等石刻则是在石材表面稍做雕凿，让雕刻真正成为一种画龙点睛的艺术，而它们的特殊性也就表现在似与不似之间，给人以无穷的回味。其他一些动物造型，如《野人噬熊》、《怪兽吞羊》等都给陵墓的环境添加了一种原始山野的气氛，从而使人们认识到霍去病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勇猛顽强抵御犯敌的深刻意义。

《野人噬熊》强调了山深林密、人迹罕见的荒僻环境，同时也没有忘记对于游牧地区原生性的表现。工匠很巧妙地利用了起伏不平的人形石块，外轮廓几乎未加雕凿，仅用浅浮雕的形式。随着石块的高低起伏雕刻出一个野人的上半身，粗大的双手正在抱噬一只小熊。刀痕虽然粗犷、简率，但野人的神态面貌却被刻画得形神兼备，这也正是西汉时代粗犷、遒劲风格的体现。

《怪兽吞羊》这件作品在创作上显示出夸张和强化形象的表现手法。雕刻者仍利用了一块椭圆形的、经过长年风雨剥蚀的凹凸不平的天然石块来加工处理，并且从整体的形象可以看出雕刻者在进行具体构思之前，似乎已从石块的自然形态上体察

出所要表现的对象。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，充分利用了石块的转折面，巧妙地雕出一头形象凶猛的野兽正在吞噬小羊的瞬间情景，小羊显然正做最后的挣扎。整个形象生动有力，而成功之处就表现在人工技巧与自然天造完美结合。

从整体设计与主题表达上看，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大多表现的都是等待出击的临战姿态。各种形象卧而不疲，眼睛直视前方。由此可见，静卧与待机是这批雕像所揭示的显著特征，动物形象很好地寓意了墓主人霍去病的机敏、聪慧与军事才干，也寓意了整个汉王朝从容不迫、蓄势待发的豪迈气概。得之自然是艺术之上乘，霍去病墓的群像造型，十分讲究写实与写意的交互使用，隐约可见塑造之外形，在似与不似之间与环境构成丰富而有序的阵势。象征祁连山的小土堆不是祁连山，石雕群也非真实的动物，这似真似假，但如果完全采用写实的手法来进行，陵墓的环境便会如平原放牧，失去深山幽谷的境界，少却很多浪漫色彩的想象空间。

霍去病墓石刻在当时应该算是一项具有前沿性的工程项目，这么多体量庞大、耗工费时、前人未曾涉足的工程也就自然具备着突破性的时代意义。或许在汉武帝看来，只有用这种工程才能体现霍去病出生入死的勇猛，只有这样千秋永存的作品才能和他辉煌的功勋所匹配，而真正在心态上要达到这种意愿，具有浪漫色彩的象征手法正是其智慧的体现。原本置于墓前的《马踏匈奴》和《跃马》，正是出于这种意义上的考虑，总之，霍去病墓的塑造方式是雕刻与环境整体意识的创造与中国传统雕刻“因势象形”、因材施艺的典型范例，是一座独具风采的象征性陵墓，它的雕刻艺术从内容到形式、从整体到局部、从陵区设计到石刻创作都达到了高度的完美与和谐。

责任编辑 / 王振杰

祁自敏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